



## 一 黄梅天走进“金太阳”

小池里挤满了水浮莲。雨打在那绿果冻一样的莲叶上，万千的水珠在小池里蹦跳、翻滚、飞跃、飘旋，像无数亮白亮白的小人，正在小池里嬉戏、舞蹈、歌唱、打闹。

黄梅天斜挎着书包，歪擎着雨伞，面无表情地跟在老爸黄谷子身后，慢吞吞走到小池边，他瞥了一眼那比一间房子大不了多少的绿池，眼睛忽然唰地亮了。

他看着那满池欢跳不已的水珠，嘴角一挑，露出了一抹隐约的笑意，目光不由得朝四周搜寻起来。可水泥路虽然在池边塌陷似的凹了一截，池里的水都几乎漫上了路面，但是路上光光的，压根没他要找的东西。正当黄梅天失望地微微叹了口气时，他看到不远处有个排水孔的水泥盖不知被谁撬



起了一角。

“有了！”他嘀咕了一声，朝排水孔的水泥盖猛冲过去，用一只手使劲把那盖子拉了起来。

“干什么？你又胡来啦！”老爸斥骂着朝黄梅天走过来。可黄梅天的动作比他老爸敏捷多了。他把雨伞一丢，抱起水泥盖奔到小池边，狠命儿把那重达二三十斤的盖子扔进了池塘。小池立刻炸开了锅，白浪掀得比人高，水浮莲溅得满天飞，还有几尾小鱼也被抛到路上，在那里啪嗒啪嗒乱跳。

黄梅天被自己的恶作剧淋了半身水，雨又把他的另一半身子浇湿了，他却开心得哈哈大笑起来，因为老爸的身子也半湿了。

“叫你恶！我叫你恶！”老爸冲过来打他。黄梅天站直身子，把脖子一梗，静静戳在老爸面前。老爸看看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儿子，举起的拳头，不禁软软垂了下去。

“走吧，到了学校，可别再胡闹啦！我给你联系上这个学校可不容易！”老爸扶正雨伞，重重拍了拍西装上的水珠，径直朝前迈开了脚步。

黄梅天还静静站在原地。他看着老爸身上的米色圆下摆西装、棕色喇叭裤、黄色两节头系带子的皮鞋，脸上露出一

抹明显至极的讥笑。他在心里说：“就凭你这身穿了一万年的臭衣裤、烂皮鞋，干什么能容易？”

是啊，黄谷子身上这套西装的式样确实早过时了。这还是他结婚时穿的礼服呢！如今，老婆都去世七年了，儿子都十四岁了，可这西装还是他唯一像样的衣服，一碰上他认为较重要的场合，就会正儿八经地用它们将自己“武装”起来。

个子中等、身材瘦削、面容清癯的他，经西装一“武装”，其实还蛮有样子的。西装虽然过气了，但穿西装的他，跟平日穿清洁服的他比，精神了不少，也年轻了不少。

可惜，老爸的这身行头，在黄梅天眼里，简直就像一坨湿黄泥，黏答答糊在他胸口，叫他感觉特别憋屈，特别压抑。由于老爸老换打工的城市，他也不得不老换学校。他已经跟在老爸的这套西装后面，转了五次学。可读了那么多学校，他才读到五年级——因为老爸给他联系新学校并不总是那么顺利，所以，他的求学生涯常常掉链子。每当他跟着老爸来到一座新的城市，开头几个月，他都会做失学儿童。这不，他这个五年级生，由于“链子”掉的次数太多，已经留级两次，足足比同年级人大了两岁，而且，他又长得高，从外表看简直像个高中生了，却还不得不跟那些小屁孩一样往脖子



上扎红领巾。

这样的书，鬼才爱读啊！

他只渴望老爸能收他做徒弟，带着他一起去做高楼外墙清洁工，去做飘浮在各座城市半空中的“蜘蛛侠”，可老爸偏要牛不喝水强按头——逼他读书！

看，就连今天这样的鬼天气，老爸也人模狗样地套上他上个世纪的西装，咔嚓着他的古董皮鞋，把他硬往新学校里赶，不用排水孔的水泥盖溅他一身水，他又怎么知道黄梅天的郁闷心情？

老爸在前头气呼呼地走着，很快就走到池塘尽头了。这时，黄梅天发现他左肩领子下边偏后的地方，竟然粘着半张水浮莲叶子。

“哈哈，多像只绿皮癞蛤蟆呀！”黄梅天狂笑。

老爸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呵斥道：“你就爱傻笑！有什么好笑的！你待在那里，想生根发芽吗？还不快走！”

“哼，走就走，谁怕呀！”黄梅天说着，将雨伞往肩上一扛，撒开大步跑动起来，就像一阵雨烟，一下子就飘到老爸前面去了。

他刚把池塘甩在身后四十来米，想再猛跑一阵，可不行

了，路被一扇大铁门斩断啦。

只见铁门右边赫然挂着块窄长的白牌子。牌子上赫然写着几个金闪闪的大字——“信江金太阳小学”。

看来，这就是老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联系上的新学校了。

单瞅它的牌子，这个学校似乎挺气派的。

“嚯嚯，好像还不错嘛！”黄梅天被那些漂亮的金字晃花了眼睛，也晃花了心。他微弓起双腿，借着一地雨水，嗖地猛一滑，溜到那白牌子底下，伸出右手食指在“金”字上面猛一抠。金色的“金”竟然被他抠去了一个尖头。

那字尖，现在嵌在他食指缝里啦，把食指的指尖染得一片金黄。

“看，我抓住‘金太阳’啦！”黄梅天举着他的食指，回头得意地冲老爸笑。

老爸气青了脸。

但没等老爸发威，从白牌子后就传出一阵怒喝：“干什么？再捣乱，我打110啦！”

喝声刚落，一个白发老人就从白牌子旁钻了出来。

“哈哈……”黄梅天一看这老人就忍不住大笑起来，



因为老人的模样太像一个螺蛳啦，肚子大，脑袋尖，脸上的皱纹一圈又一圈。

老人看着那个被抠去尖头的“金”字，恨得暴跳如雷：“短命鬼，这是昨天刚刚加涂的颜料，你得赔！你赔！”

“我赔？赔你个屁！你干吗不把字写牢固些？”黄梅天忍住笑，和老人争论起来。老人一生气，脸上一条条皱纹刻得更深，挤得更密了，他的脸更像个尖尖的螺蛳壳了。

黄梅天看着老人，忍不住又哈哈大笑起来。直到他老爸跑上来，用脚狠狠踹了下他的屁股，他痛得龇牙咧嘴，这才把笑咽到肚子里去了……

当老人得知眼前这个牛高马大的小伙子竟是学校转来的新生时，他下意识地撑开双手，把住大铁门，想不让黄梅天进门。可铁门太宽，老人手臂不够长，在他的手指与左门框之间还豁着一尺多宽的口子。黄梅天很轻松就从那口子里窜进去了。

不过，一进去，他就后悔了。他没想到，“金太阳”学校里竟会那么昏暗。

站在那个两丈来宽一丈多深的门厅里，黄梅天感觉自己仿佛钻进了一排奇怪的大兔笼。因为门厅底端套着个大窗口，

但窗外不是飘着的细雨和绿树，而是个小小的传达室。而在门厅的左右两边，是两道窄长的走廊。走廊两边对称排列着一溜房间。门厅上部披着塑料布。塑料布上部，则是一片巨大的中间高四周低的屋顶。

屋顶灰蒙蒙、潮乎乎地压在黄梅天心上，黄梅天不得不在原地蹦跳了几下。

“做什么怪样子，你又不是兔子！”老爸呵斥道，“马上要见新老师了，你规矩点好不好？”

“不，我不读了。这哪里像学校，这分明是个大兔笼！”

“不，不是大兔笼，嘿嘿，这里原先是个大仓库。”刚才拦门的那个老人，现在已经一闪身进了传达室，他从传达室宽宽的窗口探出细细的上半身，用幸灾乐祸的口吻说，“这里原先是百货公司的旧仓库，现在变成了民工子弟小学，因为办学经费不足，这里一直是个烂摊子。嘿嘿，你找到这样的地方读书，太倒霉了，赶快回家……”

“爷爷，你怎么对新生这样说话！”老人话音未落，黄梅天身后，突然传来一句软软的埋怨。

对了，这话确实是句埋怨人的话。但说话者的语调，也确实软绵绵、轻飘飘的，很像某些温柔女孩在骂人。不过



听声音，又明显是低沉的年轻男人的声音。

这人好怪呀！

黄梅天迅速转过身朝说话者一看。

“哈哈，哈哈，”啊呀，黄梅天又忍不住发出了放肆的大笑，“怎么来了个小秃子！”

黄梅天指着那人光光的脑门，笑得直揉肚子。

“什么小秃子？他只不过脑门高了点，这是聪明的象征，知道吗？哪像你，额头低得像猴子，一看，就是个大笨蛋！”传达室里的老人几乎是对黄梅天破口大骂了。

“爷爷，爷爷，别生气！他还小嘛，骂我一声小秃子，又要不了我的命，你别发怒，等下血压升高了危险！”秃脑门的年轻人其实看上去比黄梅天大不了几岁，他嘴角的绒毛还没黄梅天那么黑那么浓呢，可他，却表现得那么沉稳、大度。黄梅天不禁涨红了脸，用眼角瞟着他，暗暗打量起来。

这个突然出现的年轻人，脑袋前面的头发真的掉了好多。若光看他的头顶，好像有四十来岁了，就连做高楼外墙清洁工作的老板也会嫌他老，不会要他了。可看他的脸部，脸皮又光又白，鼻子又高又挺，黑得发蓝的眼睛里还透着淡淡的笑意，那样子又显得特别稚气、秀气。



“嘿，你是不是这学校里的学生？”黄梅天一直是个勇猛鲁莽的人，常常自比《水浒传》里的黑旋风李逵，但这一刻，面对这个浅笑着的秃顶白面哥哥，他说话竟无端忸怩了起来，好像遇到了一个白宋江。

“不，我是五年级和二年级的老师。”

“啊，我来读的就是五年级呀！”

“其实我知道你是谁，金校长已经向我介绍过你了。你叫黄梅天对不对？”

“天啊，你还知道我的名字啊！那你叫什么？”聊到这里，黄梅天已经恢复了自由不羁的天性，他对眼前的秃顶老师的好奇早压过了其他一切感觉。

“我叫金不换，就是拿金子给我也不换的‘金不换’。”金不换说着，拍了拍黄梅天的肩膀。

没想到这一拍，又把黄梅天拍笑了：“啊呀，金不换？拿金子给你也不换的‘金不换’？好玩！这名字比我黄梅天还好玩！哈哈……”

黄梅天大笑着，拍了拍金不换的肩膀，侧过脸对他老爸说：“我喜欢这里的老师，老爸，你回去做事吧，放心，我再也不会逃学了。”



老爸本来一直拧着眉，为自己生出这么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羞愧着。听了黄梅天这番表白，马上眉头一舒，笑了。

“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！”黄谷子笑咪咪地冲金不换鞠了个躬，然后笑咪咪地跨出大铁门，像擎着个大元宝似的，兴高采烈地擎着雨伞离开了。在他的左肩领子下边偏后的地方，还粘着半张绿绿的水浮莲叶子。

黄梅天望着那张叶子，冲金不换调皮一笑。

但金不换没有碰他的目光，而是追出门，追上黄谷子，冒雨把他肩上的叶子摘了。

“唉，没劲！”黄梅天看着金不换的举动，觉得他毕竟是个老师，不是个朋友，所以，轻叹着抬起头看了看屋顶，恰巧，一滴雨从塑料棚上漏下来，砸中了他的下巴，把他刚刚亮堂起来的心，又砸灰暗了。

“嘿嘿。”传达室里的老人见他情绪突然一落千丈，解气地笑了。

“笑你个老鬼！”黄梅天本想对老头破口大骂的，但他怕金不换听见，于是拔腿胡乱朝右边走廊走去。不想，走廊南面的第二间教室门楣上，就钉着“五年级”的小门牌。不过，在“五年级”的牌子旁边，还钉着“二年级”的门牌。



真是够奇怪的，难道五年级学生和二年级学生，竟是在一个教室上课的？刚才金不换也说，他是五年级和二年级的老师，难道，在这个现代化的东部中等城市里，还有跟他江西老家一样的复式教学班吗？

真郁闷呀！方才，向老爸承诺“再也不会逃学了”，这话是不是说得太早了点啊？

唉，黄梅天想找个人问问，偏偏因他来得太早，教室里还一个人也没有。他沮丧地冲到窗前，又看到了那池绿绿的水浮莲。虽然窗户下方钉着两根粗粗的木横档，虽然与小池隔了三四十米的距离，但看着满池的白雨在绿果冻似的水浮莲上跳来舞去戏耍个不停，黄梅天又产生了用什么砸砸它们的欲望，于是，他操起讲台上的一个黑板擦，把手伸到窗子的木横档外边，唰地把黑板擦朝池心扔去。可惜，黑板擦太轻，没能扔中目标。

就在他不甘心地挥着拳头，朝窗外的水浮莲不断做着击打的姿势时，他身后又传来了那软软的埋怨话语：“黄梅天，你太不像话啦，凭空扔黑板擦干什么？快去把它捡回来！”

黄梅天很想说不。但金不换那软软的声音里，好像有千万只小手扼住了他的喉咙，又好像有千万条蛛丝封住了他



的嘴巴。最后，他只好一低头，极不情愿地走出教室，跨出大铁门，把黑板擦捡了回来。作为报复，他暗暗地在那“信江金太阳小学”的招牌上恨恨抠了一把。不过，这回，因为抠得急，他没抠中金色的字迹。他抠到了一手黏黏的白油漆。

唉，就这样，黄梅天在金太阳小学的求学“日记”上，算是印下了难忘的第一行手迹。



## 二 金太阳小学的集体照

上午八点半左右，班里陆陆续续到了四十一位同学。

这四十一位同学中，有二十二位人看上去比其他人明显要小得多。他们跟黄梅天比，更是“小巫见大巫”了。

黄梅天斜仄着身子，骑在教室最后一排金不换指定他坐的靠窗的位子上，一边注视着教室里的动静，一边注视着窗外路上的动静，长腿一抖一抖，下巴一翘一翘，脸上似笑非笑的，也不知他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。

雨还啪嗒啪嗒敲击着小池里的水浮莲。

水浮莲在缭绕的雨雾中，绿得一飘一飘的，仿佛是戴在校门口那段水泥路上的一条绿领巾。

此时，绿领巾旁，还跳动着一朵朵五彩的伞花。这些伞



花的花柄，就是一个个低头走路的孩子。

一定是下雨的缘故，一定是快迟到了的缘故，那些高高矮矮、胖胖瘦瘦的“花柄”都挪动得非常迅速。

突然，上课铃响了。其实就是一阵特别尖锐的哨子声。它就像一根带刺的马鞭，呼地在大伙耳边一甩，教室里上蹿下跳的人，马上呼啦一下在各自的座位上坐了下来。

窗外水泥路上的那些“花柄”立刻飞跑起来。

“有好戏看了。”黄梅天紧盯着池边的一个小黑点，嘴角一扯，轻嚷了一声。

“啊！”黄梅天话音刚落，就听见池边传来一声痛苦的尖叫。原来，有朵紫色伞花的“花柄”因为跑动太急，竟哗啦栽进了那个没有水泥盖子的排水孔。

幸好，他栽进去的只是一只脚。

当教室里的同学纷纷涌到窗边去看热闹时，黄梅天蓦然发出了一阵癫狂的大笑：“哈哈，哈哈，哈哈……”

同学们都目瞪口呆地望着他，好像发现教室里突然多了一个野人。

“看什么看，没见过帅哥吗？”黄梅天敛住笑，冲大家猛喝了一声。那喝声震得教室上空的塑料棚一阵乱抖，也震

得大家心里一阵乱抖。涌到窗边来的同学全逃走了。黄梅天一个人霸住窗口，尽情看着那位被豁口排水孔撂倒的倒霉同学。一边看，一边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可笑着笑着，黄梅天慢慢噤了声。

那倒霉蛋也许是腿跌断了吧，竟趴在排水孔旁老半天起不来呢！风刮跑了他的紫伞，雨浇湿了他的头发，他的小脸惨白惨白的，像排水孔旁突然长出了一朵白蘑菇。

望着那朵白蘑菇，窗口上那张兴奋的红脸——黄梅天的国字脸，不禁也一点点变白了。“太娇气啦，咋这么不经跌呀！”黄梅天一边不满地嘀咕着，一边爬上窗台，呼啦一下从窗户上半部没有木档阻挡的空缝里翻了出去。

“哇！”同学们看着他，都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叫，为他敏捷的身手，也为他的胆大妄为。

很快，黄梅天就冲到了那位摔跤的同学身边。

“来，把手给我，我扶你起来。”黄梅天把眉头锁得紧紧的，冲那倒霉蛋说。

“哦，谢谢你，大哥哥！”倒霉蛋感激地朝黄梅天仰起头。黄梅天这才看清，躺在地上的原来是个剃着短发的小姑娘。小姑娘下巴尖尖的像米粒，眼睛大大的像蓝莓，茉莉花般娇



小、白净的脸上，全是滚动的水珠，也不知是泪呢还是雨。

面对这样一张可怜兮兮的小脸，黄梅天不由自主地打了自己一巴掌。

黄梅天这个突兀的动作被小姑娘逮住了，她忽然咧嘴一笑，说：“嘻嘻，你为什么打自己啊？你应该打这个可恶的洞洞！”小姑娘拍拍身下的排水孔，然后把手高高举起来，伸向黄梅天。

那手，细得就跟一支铅笔似的。黄梅天握住轻轻一提，就把小姑娘整个人给提了起来。

可当黄梅天把小姑娘轻轻放在地上时，小姑娘却大叫了一声：“嗷，痛！”

“腿没断吧？”黄梅天说着蹲下身子，想摸摸小姑娘的脚，又不敢伸手，那笨笨的样子，简直像一头匍匐在小姑娘脚畔的大熊。

小姑娘瞧黄梅天那么好玩，忍不住又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我也不知道腿断了没有啊！”说着，小姑娘提起裤管一看，哦，她小腿前边一片血糊糊的，很吓人。

黄梅天的心不由得咯噔一沉。

可小姑娘反而长舒了口气说：“磕破皮了，出血了，也



许断不了。”

说罢，小姑娘果敢地将伤腿往地上一踩。“啊！”她发出一声尖叫，但尖叫过后，她依然果敢地挪动着伤腿，“谢天谢地，痛是痛了点，但还能走路，这腿一定没断！”

“哈哈，没想到你这么勇敢呀，这么痛还能走路！”黄梅天由衷地向小姑娘竖起了大拇指。

“嘻嘻，没想到你这么善良呀，淋着雨还来救我！”小姑娘也由衷地向黄梅天竖起了大拇指。

黄梅天脸颊上腾地升起了一片羞愧难当的红云。

要不是先前他搞恶作剧掀掉了这排水孔的盖子，这小姑娘怎么会跌倒呢？可他，还被小姑娘这样深深感激着，他真是，真是好后悔啊！

黄梅天想到这里，连忙一低头，去帮小姑娘追雨伞了。那雨伞有一半已经被风刮进小池，等黄梅天赶到它旁边时，它的另一半也落进了水中。黄梅天抓了一把没够着，一阵风吹过，伞在水浮莲丛中游得更远了。

“哼，还想跟我捉迷藏啦？”黄梅天说着，一脚跨进了池塘。天啊，池塘比他料想的深多了。要不是有只脚还踩在岸上，要不是岸边有丛小柳树被他揪了个正着，他肯定变成